

朱奎于画史之地位略类欧西之米盖朗基罗，虽情状殊态，而其寓静穆于激越，标冷逸于热情，其致一也。苟中西艺史而缺此二人，则真天不生仲尼，万古如长夜，惨淡失色，其必然矣。

神會

范曾与八大山人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范曾与八大山人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神会: 范曾与八大山人 / 范曾著. —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07.7
ISBN 978-7-301-12213-6

I. 神… II. 范… III. 中国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J22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78728 号

书 名 神会: 范曾与八大山人

著 作 人 范 曾 著

总 策 划 薛晓源

创 意 徐 斗 邹玉利

责任编辑 张雅秋

装帧设计 海 洋

设计制作 北京锦绣东方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301-12213-6/J · 0156

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

网 址 <http://www.pup.cn> 电子信箱: pkuwsz@yahoo.com.cn

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出版部 62754962

印 刷 者 北京盛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 新华书店

787mm × 1092mm 1/16 开本 13.25 印张 184 千字

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48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10-62752024

电子信箱: fd@pup.pku.edu.cn

到此偏憐，憔悴人緣何
天下兩三旬，空見此社里
先放木荷，翠開金豆，方
仿此人之意，亦不
四



目 录

八大山人论 1

- 驴背诗思 23
- 陶渊明 25
- 后赤壁赋 27
- 有所思 28
- 仿八大山人 31
- 辽鹤归来 33
- 仿八大山人 35
- 仿八大山人 37
- 仿八大山人 39
- 老子出关 41
- 渔父 42
- 仿八大山人 45
- 仿八大山人 47
- 仿八大山人 51
- 善行无辙迹 53
- 寒山拾得 55
- 泼墨奔牛 57



- 仿八大山人 59
- 灵运临风 61
- 荷叶盖头归 62
- 仿八大山人 65
- 仿八大山人 67
- 仿八大山人 69
- 爱因斯坦 71
- 马克·吐温 73
- 仿八大山人 75
- 仿八大山人 77
- 泼墨钟馗 79
- 老子出关 81
- 仿八大山人 82
- 仿八大山人 85
- 仿八大山人 87
- 仿八大山人 89
- 太始 91
- 花味亦多情 93
- 仿八大山人 95
- 简笔奔骥 97
- 泼墨小神仙 99
- 仿八大山人 101
- 仿八大山人 103
- 仿八大山人 105
- 仿八大山人 107
- 得大自在 109
- 庄子 111
- 人之初 112
- 仿八大山人 115
- 怀素 117
- 夏塘 119
- 仿八大山人 121
- 仿八大山人 123
- 仿八大山人 125
- 行地神仙 127
- 米颠拜石 129
- 仿八大山人 131
- 仿八大山人 133

- 仿八大山人 135
- 无量寿 137
- 牧放归来 139
- 太白沉吟 141
- 仿八大山人 143
- 仿八大山人 145
- 仿八大山人 147
- 君子临渊 149
- 梦游天姥 151
- 伯乐 153
- 荷叶盖头归 155
- 仿八大山人 157
- 仿八大山人 159
- 仿八大山人 161
- 仿八大山人 163
- 济公 165
- 接輿之俦 167
- 仿八大山人 169
- 仿八大山人 171

- 亦崎岖而经丘 173
- 仿八大山人 175
- 仿八大山人 177
- 神骏 179
- 达摩神悟 181
- 桑麻絮语 183
- 仿八大山人 185

附 录

- 八大山人 189
- 八大的哭笑 193
- 知白守黑 197
- 临八大山人画集自序 201

八大山人论

为了谈八大山人，引出一段明初的故事。洪武三十一年（1399年）太祖朱元璋驾崩，皇孙建文接位。建文皇帝为懿文太子之二子，为人颖慧好学，事亲孝，待人厚，然则，这都不足以继朱元璋这样的大皇帝之盛业。而宽厚往往与迟疑犹豫、孱弱无能相比邻，则其皇叔们的野心于是膨胀。首先是兵强马壮、才略过人的燕王朱棣，其次当数厉兵秣马的宁藩朱权。起事的首先是朱棣，他拉拢的第一个目标是既能武又善文的朱权。建文皇帝已有所觉察，乃召朱权入朝，朱权当然不能自投罗网，遂托故不奉旨。朱棣进一步对朱权挟持之，诱惑之，谓：“事成，当中分天下”^①，大有“同指山河”之慨。当然，朱权给了朱棣相当的助力。但当朱棣一旦登上永乐大帝之皇座，当初信誓之词，已为陈迹，于永乐元年二月封朱权至南昌。有小人潜告朱权诽谤攻讦永乐帝，永乐帝即阴使人详察之，知为诬词乃罢。自此之后，朱权全身保节，纵情诗文，以为韬晦之计。日与文学士人相往还。托志翀举，自号臞仙，这“翀举”非指有意社稷之举也，羽化而登仙，凌云而直上也（范注：翀同冲，故有释如上），看来老先生不太胖（臞，瘦也），然而以藩王之位，自上了成祖朱棣的当后，终有耿耿于怀而不能释者。洪熙帝，其侄也；宣德帝，其孙也；然对这位于乃祖夺帝业有功的先辈，并不甚尊重，对

①〔清〕张廷玉等：《明史》卷一一七·列传第五，中华书局，1974年。

朱权政治上的要求一概不理。如仁宗时，“上书言南昌非其封国，帝答书曰‘南昌，叔父受之皇考已二十余年，非封国而何？’”^①在百般无奈中，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文人。论著颇丰，尝奉敕辑《通鉴博论》2卷，又作《家训》6篇、《宁国仪范》74章、《汉唐秘史》2卷、《史断》1卷、《文谱》8卷、《诗谱》1卷，其他注纂数十种。这些著述中《诗谱》1卷、《西江诗法》1卷等载入《明史》志书艺文卷，足见有所建树，因为《明史》编撰张廷玉辈当然深具眼力。朱权到正统三年薨，他曾孙辈已做了皇帝，真是一个在风云中侥幸永寿的王爷。这位朱权，就是太祖的第17子，八大山人上溯的9世祖宁献王。八大山人生于帝王之家，而又有诗文书画的天分，与这段时势板荡中的变故大有关系，这是彼苍者天，对宁献王朱权的一种赐予，赐给他一位不朽的伟大天才。

八大山人虽生于帝王之家，但已是皇家之边缘了，上溯七世祖封弋阳王，此后由将军而中尉，八大山人仅封为辅国中尉。论辈分可谓不低，他是洪武的10世孙，崇祯则是洪武13世孙，而论皇家的地位则不可同年而语矣。即使如此，他对自己的皇家身份也是不会忘记的。彭文亮诗“九叶风高耐岁华”，是对从宁献王至八大的9代皇宗谱系的描述。

明朝亡国于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，彼时八大山人19岁，由“个山小像”上题年49岁推算，则为天启六年（1626年）生人。这时的明王朝已是危如累卵的时代，岂止败象丛生，简直是妖为鬼蜮。正如《明史》所载，嘉靖皇帝之后，纲纪日以陵夷，而万历皇帝末年，废坏极矣。“故论者谓明之亡，实亡于神宗（万历）。 ”^②而万历之世发生“梃击”之案，有蓟州男子张差者，持梃入慈庆宫谋不轨，意欲加害神宗的长子（光宗）和其母恭妃。光宗既登位，有疾，而鸿胪寺官李可灼进红丸，遂驾崩，在位只一月，于是有“红丸”之案。此先又有选侍李氏居乾清宫，亦怀挟皇长子（熹宗）及

①〔清〕张廷玉等：《明史》卷一百十七·列传第五，中华书局，1974年。

②〔清〕张廷玉等：《明史》卷二十一·本纪第二十一。

其生母王才人以自重之意。吏部尚书周嘉谟及御史左光斗上疏，请移李氏。“挺击”、“红丸”、“移宫”三案，直扰得神宗、光宗、熹宗三帝之世一派混乱。朝政之颓败往往见于种种妖孽作乱，群臣惶怖，这仅仅是冰山之一角，而明朝之隳堕实有更深之恶业在焉。

一个如此大的帝国，不可一日无主，而神宗在位历48年，后期与无主何以异？“因循牵制，晏处深宫，纲纪废弛，君臣否隔。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，与名节之士为仇讎，门户纷然角立。驯至愍、愍（天启、崇祯），邪党滋蔓。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，而不胜忿激，交相攻讦。以致人主蓄疑，贤奸杂用，溃败决裂，不可振救。”^①可叹者神宗崩后，光宗接皇帝位，光宗，胸怀大志且举措英伟者也，视其为作，直可追陪汤武之振商。群奸震恐，乃有“红丸”案发，在皇帝位一月而驾崩。惜乎！朝廷之盼明主，如久旱之盼甘霖，光宗德久彰，海内属望，而天不假年，可哀也夫，可恨也夫！为社稷苍生哀，亦为社稷苍生恨也！

在“移宫”案中，保皇长子（熹宗）及其生母王才人有功的人，熹宗接位之后，重用信赖，故其必然。魏忠贤虽与保熹宗之“移宫”一案无关，然深知其前因后果，谅欲得宠于熹宗，必与熹宗之乳母客氏串通，两人竟一见钟情，自不可以同性恋视之，乃政治上之沆瀣一气耳。“客氏淫而狠。忠贤不知书，颇强记，猜忍阴毒，好谀。帝深信此两人，两人势益张。”^②于是魏忠贤职掌东厂，欲尽杀异己者，大行罗织，群小求媚忠贤，攘臂攻东林党。有中书吴怀贤者，读到杨涟指斥魏忠贤疏，击节称叹。吴怀贤家奴密告之，毙杀怀贤，籍没家产。民间偶语，有攻讦魏忠贤者，辄被擒戮，甚至剥皮、舌，所杀不可胜数。仕林之无耻，有胜于市井一万倍。有浙江巡抚潘汝楨者，请为忠贤建祠；更有无耻之徒监生陆万龄至请以忠贤配孔子，以忠贤父配启圣公。于是客氏、魏忠贤以为天下一归于己矣。魏忠贤每出行，“锦衣玉带靴裤握刀者，夹左右驰，厨传、优伶、百

①〔清〕张廷玉等：《明史》卷二十一·本纪第二十一。

②〔清〕张廷玉等：《明史》卷三百五十·列传第一百九十三。

戏、舆隶相随属以万数”^①。客氏居宫中，胁持皇后，残虐宫嫔，行无忌惮；偶出归私第，其行杖直如皇帝之大驾卤簿。在这群凶煽虐、海内屏息、小人争宠的时节，有大书家张瑞图者，亦不顾羞耻，厕身其列。这真应验了“牝鸡司晨”一语（《书·牧誓》：“牝鸡无晨，牝鸡之晨，惟家之索”），明朝必亡，明朝不亡是无天理。

朝廷朽烂，生灵涂炭，天灾连年，饿殍遍地，至万历、崇祯年间尤甚，至有人相食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妻相食者。官逼民反，明朝最后覆灭于李自成亦所必然。平日里，受皇恩、拜卿爵者望风逃遁。盱食宵衣、慨然有为的崇祯皇帝吊死煤山，于衣襟上书：

朕凉德藐躬，上干天咎，然皆诸臣误朕。朕死无面目见祖宗，自去冠冕，以发覆面。任贼分裂，无伤百姓一人。^②

这位亡国之君的最后之举，有点悲壮，至少做到蒙难而不辱其身。死后清兵入关，加谥建陵，亦可谓死得其所矣。

以上略述有明一代276年江山之始末，其于八大山人有关者，其一，八大山人身上流淌着朱元璋的血，他和明王朝有着不可磨灭的血缘关系，虽然从他的上溯九世祖宁献王朱权起，便上当受骗，走向皇朝权力核心的边缘，而每下愈况，到八大山人的辅国中尉，已是可笑的贵族。他曾孙辈的崇祯皇帝知不知道他的存在，当属悬疑。然而皇族不唯有血缘之基因，亦有心灵构架上的基因。因为八大既生于弋阳王府，其贵族的心灵自有别于百姓。他会关注世道的沉沦，王朝的隳灭，他自有一衰皆衰的飘零贵族的哀叹、郁愤和悲凉；其二，八大山人的家族自宁献王始，便远离了政治的斗争，家风所被，倒成了一个文苑世家；八大所具备的丰厚学养，使其成为一个大智闲闲而不是小智间间的人物，这对八大山人的伟大艺术绝对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；其三，朝廷的黑暗、互为戕残，不会影响

①〔清〕张廷玉等：《明史》卷三百五十·列传第一百九十三。

②〔清〕张廷玉等：《明史》卷二十四·本纪第二十四。

宁献王之后，而以贵族之身，亦不易涉足社会清流如东林党之活动，更由于明末，八大山人犹为少年，社会经验阙如，明覆亡之际未尝有他发狂或自我封闭的记录；而腿足灵便，1645年清顺治二年，清军一入南昌，他立刻弃家遁奉新山中。1648年，妻子俱死，有些心灰意冷，遂在进贤介冈遁入空门，剃发为僧。社稷的倾颓，只改变了他的生活，似乎未曾受到什么迫害。而在南昌的明宗室则遭殃者不少。

欣赏艺术永远是欣赏主体（观众）自家的事，感性是第一的要素。并非必知其历史背景然后知八大山人作品之好，而是既以为好矣，而进一步探其缘由，则更知其来有自。记得于中央美术学院就学时，自图书馆借得珂罗版八大山人画集一册，大惊异，大激赏，乃召同学少年、画友诗俦于一室跪拜之。每翻一页，吾则大呼磕头，其中有好友张秉尧者，党员也，亦长拜如仪。兹后事发，于拔白旗运动中，张秉尧为此受到批判，云以一个党员而听白专典型范曾号令，跪倒于反动封建王孙之前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？事后张秉尧于僻静处召吾，述其“深刻检讨”之详情，两人相与捧腹大笑。其时并不知八大山人如何生，如何死，不知其为曹洞宗，抑临济宗，不知其名号之玄妙，不知其诗文之深刻，只知其画好耳。此事证明一不争的艺术概论范畴的问题，即欣赏艺术决非理性先行之事，正如我过去有云：“知与行，先行而后知也，知先于行，其行必蹶；行先于知，其知必深。”则美院跪拜八大山人案，为行先于知也，是审美之正道也。而跪拜纯属少不更事，好为戏谑，不免多余亦且过矣。

八大山人之“逃禅”，可说是在他惯看人类不可救药的自私和愚蠢、社会人生的幻化无常以及历史的扑朔迷离之后的最佳选择。他没有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和黄道周的血性，起而抗清。八大山人内心的矛盾不会比他们少，人们也决不会景从于他的麾下，替旧王孙去恢复那糜烂透顶的朝廷。他根本上不是一个生活的强者。从1674年（清康熙十三年，甲寅）他49岁时的《个山小像》上看，他是一个儒雅的文士，谦恭而谨慎，皂履素服，断无市井气，亦无纵横气。鼻骨既修且高，足见出身不凡，而下颌骨尖削且小，大似

末代贵族之状貌，说明命运已渐偃蹇，有清一代之末代皇族可以拟之。从相格上看不出他心灵的伟岸，也不可料想他艺术之博大高华。从小像上看，他已从灵魂痛苦的深渊中解脱。

然而这样羸弱的身体中，的确包藏着一颗博大而坚强的心灵。这心灵似曾经受过炼狱的洗礼，在大火与岩浆中化解后，升腾到天堂。它不曾沉入地狱，相反的，一切灾难，包括社稷的沦丧、宗族的溃散、妻、子的死亡、亲朋的凋零，都使他变得异乎寻常地坚毅。天生百恶造就一诗人，同样造就一伟大的、划时代的、万古不朽的画家。这心灵的历练史，正是我们进一步破读八大山人艺术的法门。

1648年清顺治五年，当他23岁时，在进贤介冈遁入空门，剃发为僧。他的禅师是介冈灯社的弘敏，是禅门曹洞宗的第38代传人。八大“僧名‘传纂’，自号‘雪个’”^①。5年之后，据饶宇朴于《个山小像》跋文中云：

癸巳（1653年）遂得正法于吾耕庵老人（弘敏），诸方藉藉，又以为博山有后矣。

说明八大山人这5年之中能心注一境，已得大觉。又4年之后，耕庵老人移席奉新，八大山人成为介冈灯社之住山讲经的禅师，法幢高树，从者常有百余人。这是他断绝世间烦恼、心灵最为平静的10年。对于他个人，最悲痛时节莫过于19岁时亡国、23岁时亡妻丧子，这是他遁入空门的最直接的原因，而这些痛苦的化解，则应是他自身修持的胜果，在佛家叫觉悟，在庄子则叫“坐忘”。从溷浊的人世得到的一切丧失之后，他来到一个消除烦恼的清凉世界。在这里莲花次第开放，那是佛国的一片清香。“露冷莲房坠粉红”（杜甫句），在这个世界里，留下一个“冷”字；亦宛如敬安之诗：“意中微有雪，花外欲无春”；这种“冷”，是对社会人生诗性

^①〔清〕胡景辰等：《进贤县志》，同治十年刻本。

的判断，而不是来自外界的感受；是一种至极的理智与至极的热情彻底融洽之后的“无缘大悲”，而不是世俗炎凉在自身的反映；是辞却懊恼之后的自在，而不是世网羁绊中的我执或法执。介冈10年对八大山人艺术的影响可说是既深刻而又不露形迹的，这10年的沉思静虑，洗却了在红尘中无法摆脱的种种无尽的因业，这是一种自我的征服、一种大了断。

对“禅(Dhyana)”一词的解释很多，不太容易从中文中找到完整而透彻的对应词，据我的理解，不妨将“禅”译为“慧觉”，亦即智慧的觉醒。

禅，修炼的方法是忘境忘心、内无所欲、外无所求的正审思虑。它需要离开一切言说和实相而证得本心，处处无碍、事事通达，心头永呈一片光明。因此禅是最为圆融而自在的法门。八大山人中年自书“哑”字，本能拒绝对话，是逃禅，也更近禅。

禅宗“不立文字”，因为文字本身是一种言说。离诸言说，“直指人心”，才是禅宗妙谛。所谓：

道个佛字，拖泥带水；道个禅字，满面惭愧。^①

这与《老子》书的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、《庄子》书的老龙吉不言“道”是一个道理。

安察常祖禅师《十玄谈》中说：“莫谓无心便是道，无心犹隔一重关。”表面上在否定“无心是道”，实际是他极而言之，教人们不要一心想着无心；想着无心，便是有心；想着学禅，便非真禅。这是大德高僧解粘去缚、抽钉拔楔的妙悟之言。八大山人之“逃禅”，不是为摆脱世网而逃遁入禅，正相反，是他在解脱我执、法执之后心灵上对禅的逃逸；这种逃逸，便是真正的“无心”。倘若评八大山人画“冷逸”二字的“逸”，用如此解释，则可称与八大山人会意矣。

^①〔宋〕道原：《景德传灯录》卷二十九，《十玄谈》第九，广陵古籍刻印社，1990年。

禅既是自证本心，而本心又是什么？本心之中空无一物。证得那空无一物么？正是！那是了无尘埃的一片天空，孤明历历的一隅寂照。当此之时，你方做到外息诸缘，内心无喘。达摩谓惠可必须心如墙壁方可以入道，意思是那时的心灵虎豹不能入，水火不能侵，这铜墙铁壁，只有“道”可以进入。八大山人有着这样的追求，他自称“净土人”，既包含着自己对心中一片光明自在之境的礼赞，也包含着对外在世界何处净土的追问。

既然要离诸一切言说和实相证得本心，那么八大山人的画，离诸一切言说实相了吗？当然没有。诸法空相更何须写字作画，然而，八大山人用笔墨去证得本心不可以吗？这儿的两律背反，使八大陷入尴尬之境。然而八大是聪明人，宛若黄龙死心禅师或黄檗断际禅师诸高德大僧说禅一样，也须稍稍有妙语机锋，难道我不可“涉事”吗？于是八大山人果然“涉事”了。这“涉事”不关名利，这“涉事”正是禅宗“放下”之意；“涉”者着墨矣，“事”者书画也；那这时“放下”的笔墨必是妙悟者不在多言的精绝话语。于此，我们不难理解八大山人何为“为道日损”，为何晚年之作越发苟简而清纯，那是他“损之又损，至于无为”的终极追逐，这里佛家的“诸法空相”和道家的“无为”合而为一，略无间隔。

至55岁之前，“传紫”的僧号，他一直用着，八大山人为僧或不为僧，他都是禅家。彻底悟禅者，大地皆为蒲团，正不必在丛林，钟磬之声，依旧在心头缭绕，也不必在佛堂。

康熙十八年（1679年）八大山人54岁时，神经似乎出了些问题。陈鼎《八大山人传》载：

予闻山人在江右，往往为武人招入室中作画，或二三日不放归，山人辄遗矢堂中，武人不能耐，纵之归。^①

这可以看做生活中弱者的反抗。武人者，清廷之下层军佐也，

①〔清〕张潮：《虞初新志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1年。

在他们愚昧而无知的眼中，是看不清伟大人物的，也决不会接之以清谈。么三喝四是他们的本能，比之臭矢，或正八大式之反抗。

康熙十九年（1680年），八大山人55岁时忽发狂失态，大哭大笑不止，裂其浮屠服而焚之，而且从此不再用“传紫”一名。对此，我的解释是八大山人还俗之后，他的思想比较浮动。其实禅学的修持，并非一旦得道、终身受用的。来到十丈红尘之后，胸中又生挂碍、恐怖和颠倒梦想，譬如最不值得欣赏的一件事是他在清康熙十三年（1674年）《个山小像》上钤“西江弋阳王孙”之印，大有对失去天堂的怀恋。然而他不甘介冈修炼之果毁于一旦，他内心的斗争又见于“掣颠”一印，提醒自己不要为无名烦恼所羁索。一种自制颠狂的决心，正可见他心里明白。天才的神经病发，往往由于理智之力不足战胜奔突之情，而后者往往如沉埋着的地火熔岩，它等待着爆发已很久很久了。当理性之“掣颠”失败之后，八大果然狂了。这狂，有分教：不是打人骂街，不是自残、残他，而是哭笑无端，裂焚僧袍。从心理学分析，也许正是此时，他比平日更清醒。他会回忆那介冈法幢高树之日，是否言说太多；还俗之后又钤王孙之印，是否鄙俗太甚；烧去的旧禅袍又是一次心灵的裂变。康熙二十年（1681年），八大山人始署名曰“驴”，可说八大山人禅修的新境来临。自此不复用旧“传紫”之印，亦可证其决心之大。这次心灵裂变后果是巨大的，其精神光亮将灼照中国的千秋画史。我们也欣慰地看到，的确八大山人之狂，不是自许“狂禅”辈之狂，比起八大山人的精神内在的自然裂变，那“狂禅”之狂，便带有些装痴卖乖、对人作态的嫌疑。康熙十一年（1672年），裘璫赠八大山人诗中有“个也逃禅者”句，是真知八大山人者也。八大这次的对禅的逃离却使他更贴近了禅，这不正应验了8年前裘璫的预言吗？知八大山人者，莫若裘璫也。

八大山人题“驴”一直是个谜，然而我们从《古尊宿语录》第三十三卷上看到一段极有意味的文字，不啻是这千古之谜的精确答案。书载舒州禅师清远经常的禅家拈弄话头是“骑驴觅驴”，以喻人们想在现象之外找真实，或人们必于生死轮回之外找涅槃。舒州

禅师说：“只有两种病：一是骑驴觅驴，一是骑驴不肯下。你道骑却骑了，更觅驴，可杀！是大病；山僧向你道，不要觅。灵利人当下识得，除却觅驴病，狂心遂息。”八大山人当然会读过《古尊宿语录》，他署名“驴”，正是他狂后所为，岂不正如那“灵利人当下识得”的一种顿悟吗？这舒州禅师对八大山人艺术更有影响的是另一段话：“如今明得了，向前明不得的，在什么处？所以道，向前迷的，便是即今悟的；即今悟的，便是向前迷的。”此段话的意思是：今日“悟”矣，昔日之“迷”尚在未？其实，向前之“迷”已为今日之“悟”所代，今日之“悟”即先前之“迷”。八大之狂疾正“迷”与“悟”替代之时，即“骑驴觅驴”之大病期。八大山人题“驴”，正是一种狂后的自警之举，有深意在焉。

禅宗在中国的发展与本土的道教有极大的关系，慧能以后，禅的空宗与道家思想结合，遂成思想史之大观。现在已被学界承认的是：道朗并非八大山人，这与八大山人有着深厚的道教思想是两回事。和前面谈到的一样，是僧不是僧，还是八大山人；是道不是道，仍是八大山人。这与研究八大山人的心灵发展史是毫无关系的。其实晚年的八大山人的语言、诗文别人看着似有所难解，然而他当时决不是避免文字狱。康熙时于文字一事，似亦不同于乾隆之苛酷。在八大山人那里，佛家和道家的道理，他都渐渐通透，禅家所谓“不修之修”，达到“智与理冥，境与神会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”^①，这时，他们可以用静穆来表示禅宗的第一义——无，这种状态与《庄子》书中老龙吉的缄默不语而睡而死是一回事。禅家希望人们做到：忘记了他需要忘记；这和《庄子》书中的“吾丧我”也完全相同，达于感悟之极致。临济宗的义玄禅师曾说，你倘若真正得到了禅的第一义，但切不要再有困惑（“但莫授人惑”，此处“授”字与“受”可通用，主、客体不分），那就要做到“向里向外，逢着便杀，逢佛杀佛，逢祖杀祖……始得解脱”^②。可见完全没有粘缚

①〔宋〕贽藏主：《古尊宿语录》卷三十二，中华书局，1994年。

②〔宋〕贽藏主：《古尊宿语录》卷三十四。